

女警官

• NU JING GUAN

• NU JING GUAN NU JING GUAN

• 黄明



民出版社



110776

I25
4467



京电力大 00072433

女警官——

编著者 黄明

NU JING GUAN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女 警 官
黄 明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淮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30,000

1980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300 册

ISBN 7-214-00230-2

I·55

定价 2.00 元

责任编辑：许尔兵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序 言

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热潮中，法制文学应运而生，它生机勃勃，迅速发展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。

然而，江河奔流必然泥沙俱下。在法制文学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时候，大量宣传色情凶杀，海淫海盗的书刊，也打着“法制文学”的招牌，招摇惑众，毒害人们的心灵，从而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。

正当我为这个不良现象忧心忡忡的时候，青年作者黄明的法制文学集《女警官》呈现在我的面前，读后顿感耳目一新，心情振奋。因为它是真正的法制文学作品。

不管是他的小说《女警官》、《黑鹰梦碎》，还是他的纪实文学《蓝盾传奇》、《神探》、《在特殊的战场上》，无不洋溢一股精神力量，那就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这几年来，公安人员的形象，在一些人心目中并不那么可亲可敬。我认为，主要是十年动乱中是非被颠倒、黑白被混淆的原因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大力拨乱反正，但流毒尚未肃清。除此，还由于这几年我们对美好的东西宣传得不够。

黄明在他的纪实文学中所写的公安人员的形象却使人肃然起敬。如县公安局长潘兆祥、乡公安特派员潘成智、侦察员田志刚等人，他们的勇敢、智慧过人，工作认真刻苦，日日夜夜为民兴利除害，因而才博得人们的尊敬，被誉为“能侦善破”的局长、“忠诚卫士”、“农民神探”。就是在黄明的小说中所塑造的公安人员的高大形象，一个乡村女警官方虹，和《黑鹰梦碎》中的侦察员沈晓星，也都以它的生活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而令人信服。

公安工作本身一大特点就是它充满了神秘、传奇、惊险、刺激等色彩，作为反映这一条战线生活的法制文学，当然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特点，而使作品吸引读者。但真理与谬误往往也只一步之差，如果不掌握好确切的分寸，就会滑入猎奇、逐险、色情、凶杀的谷底；而黄明却牢牢地把握住分寸，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巧妙的艺术构思，创作出可读性很强而又比较纯净、高尚的一系列作品。

因此，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作品，相信读者也会喜爱它。

海 笑

1988年7月3日于南京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法制文学集。它着重反映公安战士与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动人事迹。

《女警官》写一位从警官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，自愿到农村当警察，经历了惊心动魄、艰难曲折的斗争，打击了邪恶势力，获得了真诚的爱情。《蓝盾传奇》真实地记叙了一位老公安战士，以深邃的眼光和超人的智慧，侦破一起起大案、要案的经历。《神探》写的是一位农民智抓各种各样的扒手并成长为一名警官的传奇故事。《在特殊的战场上》表现了一位农村公安特派员不徇私情，严明执法的高尚情操。

此外，《黑鹰梦碎》、《赌徒的妻子们》、《可怜天下父母心》、《替魔鬼作证的少女》等作品，皆以曲折生动、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昭示了生活的哲理，法律的威严。

目 录

序 言	海 笑
女警官	1
蓝盾传奇	68
在特殊的战场上	105
神 探	84
黑鹰梦碎	119
赌徒的妻子们	151
可怜天下父母心	170
替魔鬼作证的少女	142

女 警 官

第 一 章

那是我从县公安局刑警队调到河东乡派出所的第9天，对乡里的情况还没来得及熟悉，就赶上了一起驾车流氓强奸抢劫的恶性案件。

镇毛纺织厂的一个19岁的女工上夜班。突然，一辆迎面驶来的跃进牌卡车在她身边停下，问她要不要搭车。没等她回答，驾驶室里冲出两只色狼，将她拉到车上，用匕首逼着带到镇西头的河边强奸了。两只色狼在发泄兽欲后，竟惨无人道地用匕首刺伤了姑娘的下身和乳房，还抢走了姑娘的手表和衣服。那是寒冷的春夜，这个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姑娘，上身仅穿一件单衣，爬回了家。在她的身后，留下了长达1000多米的血迹……

县公安局徐局长，分管刑侦工作的王副局长，刑警队的两个队长，带着一支精干的侦查小分队来了。他们根据受害人反映的犯罪分子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年轻力壮，口音不

像本地人，驾驶技术熟练，开车时不开尾灯等情况，结合邻县公路上发生的两起相同案件分析，犯罪分子可能是从事长途运输工作的。为此决定，在组织全面检查跃进牌卡车的同时，派人化装侦察，引蛇出洞。

后一项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。用刑警队常队长的话说：“小方，选你是因为你是警官学院的高材生，经过专门训练，又在我们刑警队干过一年多，擒拿、格斗、拳击都在行，能对付得了。”说着，他狡黠地一笑，“当然罗，也因为你长得漂亮，像个电影明星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”

玩笑归玩笑，能不能完成任务，我心里没底。

那几天，每晚9点到11点钟，我都出现在镇附近的公路上“引蛇”。第一天，我和所里的小韩一起散步、聊天；第二天，则和肖椿“压马路”、“谈恋爱”。

小韩、肖椿都是本乡人，当年新招收的合同制民警。小韩也是个漂亮姑娘，柳眉大眼，就是皮肤稍微黑了点，年方20岁。肖椿原来是乡建筑站党支部分书记，派出所招收民警时，他放弃了每年3000多元的高薪，自愿到派出所每月领65元工资。

这一天晚上，轮到我和肖椿“恋爱”。我外套一件大红棒针衫，下穿一条可身的牛仔褲，头发散披到肩上，打扮得像个开放型的时髦女郎。小韩却说，有点像挂历上的“港星”。

而肖椿在这方面一点不开窍，准备了半天，穿着一件新涤卡中山装来了。这“中山装”和“港星”能谈恋爱吗？

我让他脱掉中山装，单穿一件米黄色羊毛衫，倒也显得挺潇洒。我怕他上场后出漏子，便摆出一副老练的样子对他说：“你没谈过恋爱吧？那么我来给你说说‘戏’。”

他倒是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是要请你介绍介绍经验。说得我脸上发烧。

我给他讲了如何走路，说悄悄话，来人时如何避让等等做戏的动作。

时间到了，我和肖椿的腰间各别着一副手铐、一根短电警棍，很不自在地并肩上了路。

晚风习习，树叶哗哗，天上星星闪烁，远处村庄灯火簇簇。哦，乡村公路的晚上别有一番情趣。立时，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名曲，想到了那美妙、神奇的境界。我又想到了杨帆，以后有机会一定拉他到这儿来漫步，决不比夜色下的城中公园逊色。

走着，走着，肖椿和我拉下了三五步远的距离。这是恋爱还是走路啊？也难怪，相识没几天就来扮演这样尴尬的角色。

“小肖，这是工作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们要按事先说的样儿做。”我主动大胆地把手勾住他的臂膀。

“哟，这……”他像被火烫了一下，要往回缩，又没缩回去，双臂僵直地垂着，像个机器人。我忍不住要笑。

“手臂要弯起来。干脆就把手操在裤袋里。”我手把手地教着他。

“嘿，你年纪也不大，谈恋爱还蛮老练嘛！”没想到，他竟来逗我的趣。

“是的，我和杨帆是在学校里恋爱的，快两年了。他在市公安局办公室工作。”我得趁机和他聊上，免得再没话说不自在。

“喂，听说你来当民警丢了乌纱、少了票子，图个什么？”

是看这身警服神气吗？”话一出口，我就感到不对头，这太伤人了。仅凭他那双正直、深沉的目光就可以看出，他不是那种肤浅的年轻人。

“还有人认为我是想转干、往上爬呢！”他的话冷冰冰的。

“对不起，我是不了解你，随便说说的。”我连忙表示歉意。

“没什么。我本认为你……喂，前面来了辆卡车。”

我俩立即紧张起来。他把我的手挽紧了。

卡车在离我们五六十米远的前方开始减速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他把一只大手抚在我的肩上，半搂着我，轻声地说：“别紧张。”

卡车在我们面前停下。我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

“喂，同志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请问苏陈村离这还有多远？”

“噢，前面有灯光的庄子就是了。”肖椿回答。

车开走了。虚惊一场。

“喂，你刚才好紧张吧？连身子都在颤。”我问他。

他说：“是的，我这可是第一次啊！”

“那你干嘛还逞英雄？”我要揭穿他。

“在男人和女人一起面临危险时，再懦弱的男人也应当是英雄。”

好家伙，看不出，他貌似憨厚却有着一腔豪气。

“喂，方虹，警官学院留你当团委书记你不干，那是和县公安局长平级的官儿吧？也不和恋爱对象一起留在市公安局，偏偏来我们这穷乡僻壤当个受苦受累的女警察，图个什么？”

哟，他倒主动进攻了。

“是我先问你的，你得先回答。”我说。

“我本以为你是能理解我的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们国家现在不需要更多的官儿，而需要更多的能为群众办实事的人。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农民的利益，保护他们致富，对农民来说，这是再实在不过的事儿，我何乐不为呢？”

我感到震惊。当初，妈妈生气地骂我：“你到乡下当全省第一位大学生女警察，除了能满足一下虚荣心以外，还图什么呢？”我不正是用这样的话回答她的吗？

正在这时，又响起了汽车飞驰的声音。

“喂，注意。”

“是辆卡车。”

显然，我们都没有痴，没有醉。

车子近了，像是跃进牌。但车子一直高速，没有减速和停止的迹象。

可是，就在车子擦我们身边而过时，驾驶室里飞出一块砖头，准确地砸在肖椿的头上。他“啊——”地一声就倒下了。

当我意识到情况不好时，车子“嘟——”一个猛刹停住了。同时，驾驶室左右门拉开，跳下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，瘦子手里还握着一把匕首。

太突然了。犯罪分子这一手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我们接应的同志都在镇东西两头观察、潜伏着。现在这一突变的紧急情况，即使他们发现，也赶不及了。这样，就全靠我来制服这两只穷凶极恶的色狼了。

“哈哈，这娘儿们真漂亮。”胖子淫笑着扑上来抱我。我一

闪，瘦子则从另一面抓住了我。

两个家伙力气特大，连抱带推将我塞进了驾驶室。他们一左一右将我夹在中间。

胖子开车，一只手拨弄方向盘，另一只爪子向我伸过来。瘦子一只手握着匕首，狗嘴也凑了过来。

我感到整个身心正受着两只恶狼的撕咬。我真忍不住要和他们硬拼了。但是，我警告自己：智斗、智斗。

“娘的，滚开！”我左右开弓，同时破口大骂：“他妈的，你们好邪头啊！老娘从省城轧上一个万元户，刚刚有点眉目，就给你们敲了，砸了老娘的锅！你们得赔我损失。”

“哟，姐儿是省城来的？那家伙身上有多少钱？”胖子把车开慢了。

“喂，胖哥，下去摸一把吧！”瘦子来了劲。

“让我下，摸来三分三，算哥儿们两份。”我故意这样说。

胖子停下车：“猴子，你去看看。”

猴子下去了，胖子一把搂住我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姐儿，你别走，陪陪老子。老子还从来没玩过你这么漂亮……”

他的话没说完，我的电警棍顶住了他的后背，麻得他杀猪般地嚎叫：“啊哟，我的妈呀，姐儿好说，姐儿……”

“老实点，不许动！”他还没弄明白我这“姐儿”手里使的是什么武器，左手已经被铐到了方向盘上。

“不许再发一声，猴儿跑了就要你的命。”

“我老实，我不敢。”

丢下胖子，我跳下车直扑猴子。

猴子已经听到胖子的叫声，没跑到肖椿身边就折回来了，手里还握着寒光闪闪的匕首。这正是捅伤那位姑娘的凶器啊！



“猴子，我是公安局的，已经等你多日了。你若想活，就赶快把手里匕首给我扔下。”

“你他妈的一个丫头片子，看老子把你撕了。呀——”

猴子嚎叫着亡命地向我扑来。我一看他那个熊样，就知道没经过什么训练，凭我在警官学院男女混合散打第5名的成绩，稳治他了。

我没有避让，侧身一个扫腿，给他一个“狗啃泥”。我随之一跃骑到他身上，狠狠两记电警棍，打得他连忙求饶：“姐儿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”

治服猴子后，我正准备用鞋带捆起他来，摩托车到了。我把两只色狼交给同志们，立即送肖椿到乡卫生院抢救。

他的头左侧被砸开5厘米的一条大血口子，大脑受伤蛮重，直到凌晨才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。他睁开眼睛看到我，忙问：“你没伤着吧？”

“没有。两个都抓到了。”我不无自豪地告诉他。

他的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笑了，笑得很甜，似乎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痛苦。

第 二 章

自从“3·15流氓强奸抢劫案”破获后，方虹的名字风闻全乡、全县、全市乃至全省。市报发表了一篇《孤胆女英雄，只身擒两犯》的通讯，人民公安报在一版发表了通讯《美哉，英雄的乡村女警察》。作者都是“施毕”，那是市公安局办公室的化名。

文章写得很美。但说得人身上直冒汗。文章中只有我一

个人的“英雄壮举”，写得像传奇人物。

我写信问杨帆：“你们这样‘树’我，是成心不让我活吗？”

他来信说：“我不主张你干这样危险的事，当这种英雄。即使是事后从县公安局电话汇报中得知了情况，也让我担心害怕得一宵没睡。现在，事情既然过去了，成功了，我就必须大做文章。因为，我经过全面分析，在一个小小的乡下派出所，你这种‘英雄壮举’恐怕不会有第二次了（我也不愿意）。所以，我要大造舆论，促使政治部门给你记功……”

这个杨帆真把我气昏了，恨不能跑到市里狠狠捶他一顿。他这封信可算是一派胡言，没一句能中我心意。即便是他“全面分析”后的预料，也是大错特错。几个月后的又一次“轰动”，简直把他给“轰”昏了。

那是6月11日晚上。肖椿、小韩他们都去看电影了。片名叫《盛夏和她的未婚夫》，据说是一个女强人的故事。可惜，我实在没力气去了，只好在家帮小韩顶班，真想躺倒床上好好休息。可是，不行。当我的目光落到案头的一堆材料和菊花晶、蜂皇浆、水仙牌风油精上时，休息的强烈念头减弱了。

杨帆的包裹和信已经收到3天了。他肯定正眼巴巴地盼回信呢！

县局来了几个电话，催我们总结破积案、打基础、迅速打开治安工作新局面的经验。老侯让我两天内一定要把材料写好寄出去。我和他都是局里指定的派出所临时负责人。但他当了近10年的河东乡特派员，仅凭这资历，平时我也尽量尊重他的意见。

然而，汇报材料尚未写好，电话铃响了。

我一看表是12点10分，就认准有大麻烦来了。

“喂，哪里？”

“派出所吗？”声音十分惊慌，“噢，是方同志。我是沙沟村治保会的王胜春。我们这里有人被杀了。”

“别慌，讲清楚是什么人被杀了？”

“我们村王胜和的干女儿盛红秀，光着屁股死在村东头小树林里，是小孩子抓蟋蟀发现的。方同志你快来吧！”

“好，保护好现场，我们就到。”

我的倦意全消，立即叫醒刚睡下没一会儿的老侯、肖椿、小韩，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沙沟村发生杀人案了。”

“沙沟？我昨天还在那儿的。这下又够麻烦的了。”老侯嘟囔着，“赶快打电话告诉县局刑警队，让他们来人。”

我在县局刑警队呆过一年多，知道一些乡的特派员就是这样依赖上面破案的。

小韩显然也被“杀人案”三个字吓醒了，揉着惺忪的眼睛问我：“我，我也去吗？有10来里地哩，跑去吗？”

“方虹，要不要带武器？”肖椿也问。

这是一个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锻炼的队伍，遇上建所后的第一起杀人案就有点乱套了。

“老侯，我们赶快到现场去吧，看了现场再报告刑警队。”我边以商量的口气和老侯说话，边下达了命令：“带上武器，立即跑步前进。”

说是武器，其实就是两根电警棍，别无他物。

所里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那还是老侯原有的。派出所建立后，县里没发，乡里没买，我们平时下管区一跑几十里，包括遇上这样的突发案件，都靠“11号”。

老侯跨上自行车狠蹬几下，在前面先走了。我们3个人